



本土文本

百鸟朝凤(小说)

□王海波

天刚亮,窗帘缝隙透进一线灰白的光。申嘉翻了个身,把脸埋进枕头里。这是她连续第三夜失眠。退休后的生物钟变成了脱缰的野马,有时下午三点就昏昏欲睡,有时凌晨两点还清醒得像只夜猫子。

手机铃声突兀地刺穿寂静,申嘉摸索着抓起床头的手机,眯起眼睛看屏幕小姨两个字跳出来。她接了,喉咙挤出一声含混的应答。

“哎,咋还没起床?”小姨的嗓音粗糙得如砂纸。

“夜里睡不着。”申嘉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,伸手去拿床头的水杯。水已经凉了,抿一口有股金属的腥气。

“想发财的心思?”小姨的笑声从听筒里溢出来,申嘉能想象她涂着玫红色口红的嘴唇向耳根咧开的样子。这个比她大不了几岁的远房亲戚,退休前在社区工作,平时几乎不往来。

她们上次见面是在表侄女的婚宴上。小姨挤到她身边,香水味浓得能呛死一屋子苍蝇。“听说你也退休啦?”小姨的手指敲打着高脚杯的杯壁,“退休拿多少?”

申嘉笑了笑:“企业退休拿小姨的零头。”

小姨凑近了些,假睫毛几乎要戳到申嘉脸上:“现在有个特别好的事适合你做。”她的声音压低了八度,“时间自由,收入上不封顶。”

申嘉又笑了笑,没有接小姨的话。她知道小姨叫她做保险代理人。

申嘉把水杯放回床头,玻璃与木头相撞发出清脆的响声。“小姨这么早打电话有事吗?”

“十五号我们一起去贵州吧。”小姨爽直,“每个人八百块,这次算我请你。”

申嘉几乎能看到小姨正翻动着一沓彩印行程表。上个月她参加潮汕三日游,那个自称客户经理的年轻人站在大巴车前,谦和地给每位老人递矿泉水,跟每个客户打招呼,解释保险条款里的内容。

“我把钱转给你。”申嘉说。

“不行,说了我请你的!”小姨打断她,“下午来打牌,三缺一。”

挂断电话后,申嘉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纹。那裂纹宛若一条蜿蜒的河流,分叉出无数细小的支流。下岗后,申嘉开了个小型服装加工厂,疫情前生意很不错,申嘉挣了些养老钱,后来她把厂关了。现在她整天盯着存款数字,那些数字也在慢慢长出裂纹。

牌局地点在社区活动中心,小姨穿了一件宽松的休闲服,耳坠晃得似两个小秤砣。“申嘉来啦。”她热情地挥手,露出腕间新买的玉镯子,牌桌上已经坐了

两位眼角堆着皱纹的阿姨。

“这是我侄女申嘉,”小姨向牌友介绍,“特别能干,以前自己开厂。”申嘉张了张嘴,坐了下来。

“申嘉,”小姨压低嗓门,“约你约你的朋友,这次去贵州,我有八个名额。”

“这次我就陪小姨去,”申嘉略一思忖,“我们睡一个房间好好聊聊天。”

小姨的眼睛一亮:“还是申嘉贴心,现在的年轻人,请他们旅游像求祖宗似的。”

牌局结束后,申嘉去了人民广场。傍晚的风里飘着花香。广场西侧有个民间乐团,每周五傍晚都会来演奏。领头的人姓赵,吹得一手好唢呐。姓赵的,也是跟小姨打牌认识的。申嘉不急不缓地,也是要小姨打牌认识的。申嘉不急不缓地,也是要小姨打牌认识的。申嘉不急不缓地,也是要小姨打牌认识的。

申嘉伫立梧桐树下,闭上眼睛。唢呐声犹如一把锋利的剪刀,剪开昏黄沉闷的空气。她看见成群的鸟雀从音符中飞出:画眉、百灵、蓝腊嘴,它们的翅膀拍打着,在渐暗的天色中织出一张流动的网络。

回到家,申嘉开始收拾行李。衣柜首飾盒下压着一个文件袋,里面是几份不同公司的保险合同。她手指抚过一份份合同,那些复杂的条款是一堵密不透风的墙。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保险业务?都是心动后,由保险代理人办理。

小姨发来语音:“记得带防晒霜啊!对了,你把身份证照片发我一下,旅行社要登记。”申嘉说马上发给小姨。

飞机起飞时,小姨抓住申嘉的手。那只戴着玉镯子的手腕在轻微颤抖。

“小姨坐飞机紧张?”申嘉轻声问。

小姨说不是,却更紧地抓住申嘉的手:“上个月体检,查出点问题。”她没往下说,只是望着舷窗外逐渐变小的城市轮廓。

入住酒店那晚,小姨站在窗前,剥了个橘子,掰了一半给申嘉。小姨说:“我下个月考核期就到了,还差几万保单。”

申嘉正在整理洗漱包的手停了下来。小姨床头柜上的包拉链半开着,露出叠好的保单和一瓶吃了一半的安眠药。

“小姨,”申嘉轻声问道。

“上个月我发展了曹大姐,记得吗?就是打牌总爱碰的那个。她买了保险,结果第二天她儿子找上门来。”小姨显得气愤,“说我诈骗。”

小姨从包里拿出一张单子:“乳腺结节。”她指着医院检查单,“医生说复查,我一直没空去。”

半夜过后,申嘉被抽泣声惊醒。小姨蜷缩在床边,手机光亮照在她泪痕斑斑的脸上。“我女儿把我拉黑了。”她晃着手,屏保照片里的女孩开朗明媚,“说再去找她同学妈妈推销就报警。”

早上起床,小姨脸色苍白对申嘉说,她梦见一个满脸通红的男人拦在面



前,手里挥舞着撕碎的纸片,纸屑雪片般砸在她新烫的卷发上,说分红的,怎么一点红利都没有!男人脖子上青筋暴起,好似几条扭曲的蚯蚓。

“这些人不懂保险,有时搞得你头疼。”小姨叹了口气说,“其实保险行业不是别人说的那样,比银行还保险。”

她说着话,没在意将包掉在地上,散落出口红、药瓶和一叠客户信息表。申嘉帮她收拾时,无意中看到洗手台边缘放着的笔记本电脑,申嘉瞥见表格里密密麻麻的红色负数。小姨冲出来合上电脑,动作太猛碰倒了安眠药瓶。白色药丸滚落,撒了一地。

“帮我捡一下。”小姨的音色显得苍老。申嘉蹲下身,一粒一粒捡起来,放进小瓶里。

回程舷窗上划过一道雨痕,玻璃上布满了省略号。

小姨叫申嘉到老赵那里拿个东西,老赵指着窗台努了努嘴。申嘉拆开层层泡沫纸,里面是小姨那裂了缝的玉镯子,还有一张字迹潦草的便签:“帮我保存着。”老赵告诉申嘉,她小姨两天前住院了。

申嘉摸出手机,通讯录停在小姨的号码上。阳光透过树叶投下斑驳的影子,路边由远及近,又由近及远的鸣笛声,渐渐消失在《百鸟朝凤》最后一个音符里。申嘉转身离开广场,决定去医院看看小姨。

申嘉立在护士站前问一个年轻护士,小护士也不抬:“612病房,右转走到头。”申嘉道了谢,沿着走廊向前。墙上的电视正在播放养生节目,一位专家侃侃而谈,“退休后如何保持心理健康,很多老人退休后陷入价值感缺失的困境。”

612病房的门半掩着。申嘉轻轻推开,看见小姨靠在床头,曾经精心打理的卷发,现在油腻地贴在头皮上,似乎一只褪了毛的孔雀。

“小姨。”申嘉轻声唤道。

小姨猛地抬头,“你怎么来了?”她的声音尖细,眼神飘向床头柜,上面摆着半个冷掉的馒头和一瓶矿泉水。

“老赵说你住院了。”申嘉把向日葵插进窗台上的空瓶里,“乳腺结节复查怎么样?”

小姨的手指绞着被角:“不是结节的事。”她突然掀起病号服下摆,露出腰间一片暗紫色的淤青,“那天去客户家从楼梯上摔下来的。”

申嘉倒吸一口气。那片淤青处边缘已经开始泛黄。

“拍了没?有没有伤到骨头?”

小姨在她面前耍了半分钟的酷,就是为了把夹放火腿的汉堡留给她。

一股被留意、被关照的暖流,狠狠袭击了她。

就这样,之后的半年里,遇上天气不好,顾客挑剩下的烧鸭,夫妻俩也不再焦虑了。他们尝试了形形色色的创意吃法:刷上蜂蜜,炙烤成瑰丽的法式烧鸭,搭配烤得微微皱缩的芦笋与小土豆,最后舀起酸梅酱,在盘子上洋洋洒洒写上一个“喜”字;做成烧鸭寿司,每一只晶莹剔透的手握饭团上,放一片切得整整齐齐的烧鸭肉,与一片爽脆的黄瓜,再用紫菜条捆扎这小小的饭团;将烧鸭肉与蘑菇、洋葱一起剁碎,做成带

是想让你买那份保险的。”

申嘉抽出纸巾递给她:“我知道。”

“他们说我是骗子。”小姨的声音轻如羽毛,“可我当初也和你们一样啊。”

走廊传来餐车轱辘声。申嘉问:“想吃点什么?我去食堂打。”

小姨盯着申嘉好久。病房里的消毒水味混着向日葵的香气,形成一种奇特的苦涩芬芳。申嘉看着阳光里飞舞的尘埃:“小姨,你当年为什么做保险?”

“刚退休那会儿,”小姨终于开口,“你姨夫天天出去打牌,女儿住校。我时常对着电视发呆,发现我已经两天没说过一句完整的话了。”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抠着被角。

申嘉心头一震。她想起自己退休这半年,有时一整天也说不到一句话。

“后来老同事拉我去听课,会场里又唱又跳,每个人都热情地喊我姐。”小姨的眼里泛起奇异的光彩,“那天我买了第一份保险,不是因为产品,是因为有人需要我。”

申嘉看见小姨的眼泪无声地流到枕头上,洒出一片深色的痕迹。

护士敲门进来换药。申嘉起身告辞时,小姨拽住她的衣角:“申嘉,我不知道这些到底为什么?”

这个问题像块石头,沉甸甸地压在申嘉胸口。走出医院时,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广场方向隐约响起《百鸟朝凤》的曲子,这次不是录音,是真人演奏。申嘉循声走去,脚步越来越快。

申嘉在路口停了下来,她一下子明白小姨痴迷保险这个行业,因为人终究是需要被看见、被需要的。或许退休不是生活的终点,而是另一种开始。

申嘉绕道去了小姨家。开门的姨夫满脸烟味,客厅里烟雾缭绕,四个男人正在打牌。

申嘉秉明情况:“小姨摔伤了。”

姨夫甩出一张牌:“知道啦,明天去。”茶几烟灰缸里,烟蒂堆得若似一座小山。

申嘉转身要走,猛地看见玄关柜上摆着的相框,小姨穿着礼服站在领奖台上,胸前挂着“销售明星”的绶带,春风满面。此刻她才真正理解小姨的执念。那些保险单不只是业绩,更是一个退休女人拼命抓住的存在证明。

申嘉躺在床铺上辗转反侧,小姨发来了照片,窗台上的向日葵在月光下舒展花瓣,配文:“花开了。”

申嘉点开音乐,《百鸟朝凤》的旋律在黑暗中流淌。小时候她跟母亲去乡下,清晨的树林里百鸟齐鸣,那种生机勃勃的喧闹,仿佛整个世界刚刚苏醒。

窗外,一只夜莺在黑夜里唱起歌来。

江海新韵

南通感怀(外三题)

□金洪永

濠河问客房,今日驻行装。
沧老侨居地,翁翁营造乡。
一箭巡旧巷,百岁把流芳。
碧水环城去,此间余韵长。

委蛇周览毕,归路负黄昏。

◎东大街

日暮步东街,街逢石板排。
迎春桥上看,灯影水中佳。

◎水绘园

泉县寻名胜,道遥水绘园。
围垣华美润,饰苑老松盘。

◎东门茶楼

客窗雨歇,园外访茶楼。
珍味上方桌,坐看变戏优。



抗战烽火炼丹心

□黄文龙

2025年5月28日,笔者走进如城街道陆桥桥一座老宅,拜访了苏纯老人。99岁高龄的老英雄静静地坐在轮椅上。提起抗日烽火岁月,他如数家珍般道出了一件件往事……

1941年秋,刚满14岁的苏纯在原如西县滨江中学读初中时,听到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邹韬奋先生做形势报告,在尔后举办的师生座谈会上,先生认真回答了一批如西少年提出的问题,有的问得很幼稚,但先生均耐心作答。时至今日,邹韬奋先生俊朗儒雅的风度,依旧留在苏纯老人的脑海里。

1944年12月,经时任如西县委书记周特夫介绍,苏纯与大哥苏德馨(曾任如皋县委早期领导人)的儿子苏绍光以及八哥苏伟一起参军,先到苏中中学(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九分校)学习。当时苏中中学设在宝应县曹甸镇金吾庄,由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担任首任校长。回忆奔赴苏中中学的一路坎坷,苏纯老人的表情凝重起来,他说:“我们先坐船,后来船不能坐了,就专挑偏僻的小路走。为了过封锁线,基本上都是晚上走,有时需蹚水过河,有时要过独木桥。有的桥面钉了几块破木板,风一吹就摇摇晃晃的,我们只好匍匐着爬过去……”几十年过去了,那些艰难跋涉的往事,他依旧记忆犹新。

历经千辛万苦,苏纯一行三人终于找到了苏中中学。在那里,他们学文化知识、学军事技能,接受了严格的纪律教育。1945年的苏中大,战火与希望交织。在苏中中学的青砖瓦舍里,18岁的苏纯紧握钢笔,郑重写下入党申请书。指导员将他唤至河畔垂柳下谈心,“从远处看,为了更好地在党指挥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,往远处看,为了解放全人类……”指导员的亲切话语,如同火种深深地埋进了他的心扉,在烽火岁月熊熊燃烧,照亮了他九死一生的革命征程。不久,苏纯由冯乃光、张联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同年8月,苏中军区准备进行大反攻,先打日伪占领的兴化城。但是要攻打兴化,必先拿下大周庄。大周庄守敌是伪军38师148团。镇上有大小围子,又有几十个明碉暗堡,易守难攻。苏纯所在部队奉命将它拔掉,为全旅开路。

大周庄的硝烟,是苏纯军旅生涯的第一课。初上战场,他耳畔满是震耳欲聋的枪炮声,鼻腔里全是血腥味,新兵的他双腿颤抖如筛糠。当日本兵的狼狗伸着舌头向他扑来时,他扣动扳机不松手,竟将一梭子子弹打光了。直到登上城墙头后,才发现自己负了重伤。战后的总结会上,苏纯涨红着脸做自我批评。后来班长手把手教他如何打移动目标,如何算准提前量。让他明白,当个合格的战士,仅仅勇敢无畏还不够,必须练就一身武艺,具备过硬的杀敌本领。

兴化县城位于六河一湖交汇处,城防坚实,固若金汤。伪军第二十二师5000余人驻防在此。苏纯老人回忆,为了接近兴化城,部队有的坐船,有的泅水,有的从草荡子里蹚水过去……高耸的城墙外全是我们的攻城部队,战友们都杀红了眼。由于兴化城地形狭长,攻城部队难以展开,日伪军凭险顽抗。我攻城部队前赴后继,伤亡很重。他记得从担架上伤员身上淌下的血,把草荡子都染红了。苏纯攥紧拳头,发誓要为战友讨还血债。第二次冲锋时,部队首长用仅有的一门82炮,对准兴化城墙猛轰,终于打开了缺口,苏纯和战友们勇敢前进……在这场战斗中,苏纯所在班的班长和副班长都牺牲了,班里10多个战士只剩下包括他在内两三个人。苏纯老人说,这是苏中军区歼敌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,无数烈士鲜血染红的战旗,在兴化城头高高飘扬。

1945年9月,刚刚打完兴化城,苏纯所在的部队来不及休整,又调头南下,参加围攻如城的战斗。如皋古城城墙高大结实,护城河河水深。已任副排长的苏纯清楚地记得,如城那年的中秋夜没有月光,暴雨倾盆如注。作为突击队队员的苏纯,跟着用八仙桌覆盖棉被做成的“土坦克”,一步一步逼近护城河。走在前列的战士,被河面上的电网击倒,后续部队继续冲锋陷阵。攀爬毛竹梯时,苏纯左右腿均被敌人刺中,他却浑然不觉,直到登上城墙头后,才发现自己负了重伤。这场战斗,他的营长马进富永远倒在了阵地上。据《如皋党史》记载:苏中军区部队共毙俘伪独立第十九旅旅长孔瑞五以下3000余人,缴获长短枪2600余支、机枪22挺、迫击炮2门、汽车6辆。苏纯因作战勇敢,又有文化,如皋战斗后被调到团部,不久随部队一路北上,奔赴东北战场。

多年以来,苏纯老人总喜欢一个人到当年的如皋城西门外走一走,看一看,坐一坐。后来年近走不动了,他让儿子用轮椅把自己推到西门外,一坐就是半天。老人常在心中唠叨:“战友们,我想念你们啊,想去与你们见面叙旧……”

腥风血雨吹不散老人的记忆,那些与战友生死与共的情谊,永远铭刻在他的生命里。每当提及往事,苏纯老人的眼中依然闪烁着光芒——那是一名老共产党员的血色忠诚!

当一只鸭子忘了“化妆”(散文)

□小满

这天,阿诚见到妻子小琴,带着一丝忐忑与羞愧,跟她说:“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,你想听哪个?”

小琴忙于打磨明天卤鸭子要用的香料,她头也没抬地接话:“我猜,好消息是家里晚上不用准备荤菜了,可以用烧鸭汤或者下面条,坏消息是,十几只鸭子,又有一只忘了中途淋皮水……”

阿诚的瞳孔都在地震,他停了好一会儿,才硬着头皮,从烧鸭炉中拎出最后一只鸭子,没蘸鸭皮,土黄色,鸭子的头颈与腿骨起了少许美拉德反应,呈黄褐色。他检讨:“我服了我自己。我真搞不清楚我当时在想什么,十几只鸭子淋皮水,又漏了一只。”

做烧鸭的人都知道,吹干后的鸭胚吊入烤炉后,烤到一半,千万不能忘记刷上糖水,醋使得皮面更加酥脆通透,并有解腻的效果,糖使之发橙红色并且流光溢彩,简直能照见人影。合理的糖水比例,还有恰到好处的涂刷时机,才会让每一只悬挂在铺子里的烧鸭烧得,像橙红色的灯笼一样饱满、明亮诱人,这一工序,行话叫作“淋皮水”,就像给烧鸭烧鸭化妆一样重要。

小琴脸上荡漾着一点小庆幸:“幸好你不是将全部烧鸭都忘记了,不然,今天都不用出摊了。”阿诚忽然冒出一个新主意:“咱来弄个烧鸭汉堡如何?我自己做的烧鸭,不漂亮归不漂亮,夹在圆面包里,味道肯定是一流的。”

说干就干,阿诚留小琴看铺子,自己做好准备工作:买了酸梅酱,沾满芝麻的圆面包,又去自家妈妈地里摘了几个西红柿,两根丝瓜,临行,又从妈妈的泡菜坛子里捞了一根酸黄瓜。他又跑遍五金店,好不容易才买了一把料理喷枪。

难看的烧鸭,在收摊之前,有半只被阿诚送给了老同学。剩下半只,阿诚将鸭架、鸭骨与鸭颈卸下煮汤,放入丝瓜片,打入蛋花,就是一碗鲜美清火的丝瓜鸭骨蛋汤。接着,阿诚打开料理喷枪,先把剖开的圆面包微微烤香,再将烧鸭皮炙烤得透亮酥脆,让黄褐色的鸭皮也晶莹如琉璃,然后,他在面包坯上排布切片西红柿、酸黄瓜片与巨大的

一块烧鸭,再盖上半片面包。他煞有介事地将汉堡装入纸袋,忽然在小琴面前玩起左右腾挪,不断调换两个纸包的位置,就在小琴不明白他是啥意思时,一

个鼓鼓囊囊的纸袋已经推到她面前:“尝尝,味道如何?”

小琴一尝就愣住了:面包松软中有酥脆感,黄瓜酸爽,西红柿多汁又起沙,酸梅酱恰到好处地中和了带皮鸭肉的油腻,一切可称完美。很快,小琴就明白丈夫在她面前玩“掉包”的用意:半只鸭子只剩一条腿了,自己帮顾客斩鸭子的時候多次表达过,不明白为何有的顾客喜欢吃“前脯”,“我就喜欢吃后座啊”。

阿诚在她面前耍了半分钟的酷,就是为了把夹放火腿的汉堡留给她。

一股被留意、被关照的暖流,狠狠袭击了她。

就这样,之后的半年里,遇上天气不好,顾客挑剩下的烧鸭,夫妻俩也不再焦虑了。他们尝试了形形色色的创意吃法:刷上蜂蜜,炙烤成瑰丽的法式烧鸭,搭配烤得微微皱缩的芦笋与小土豆,最后舀起酸梅酱,在盘子上洋洋洒洒写上一个“喜”字;做成烧鸭寿司,每一只晶莹剔透的手握饭团上,放一片切得整整齐齐的烧鸭肉,与一片爽脆的黄瓜,再用紫菜条捆扎这小小的饭团;将烧鸭肉与蘑菇、洋葱一起剁碎,做成带

花边的俄罗斯大饺子,照理,吃这种俄式大饺子需要蘸上一点黄油,但小琴笑道:“烧鸭饺子还是与酸梅酱更搭,快拿酸梅酱来!配一勺酸菜来吃,想来口味也是极好的。”

阿诚在房前屋后种了一丛丛泼辣易长的藿香,有了藿香,小孩子就不容易被蚊虫叮咬了,而夫妻卖了烧鸭回来,在案板上琢磨各种创新菜的时候,也可以冲藿香茶来喝。一面用喷枪替烧鸭“化妆”,一面喝藿香茶,清凉芬芳的气息沁入骨髓,谋生的种种焦灼,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了。

自从小琴不再揪住阿诚的过失不依不饶,夫妻相处的“场域”一下子就变得松弛又浪漫了。喷枪吐火,切刀雪亮,勺中的酸梅酱轻柔流淌,眼前的爱人化身“寿司之神”或米其林大厨,正在全神贯注为你做一道美食,如果情绪价值提供得如此充分,有半只鸭子或一两条叉烧肉没卖出去,又算得了什么呢?日子过得美不美,不在于你挣了多少钱,而在于在谋生的罅隙里,彼此有没有心为对方提供一份惊喜,保全那弥足珍贵的好奇心与少年感。